

浅谈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

文/李帅楠

摘要：本文以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为研究对象，首先对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进行判定，指出“我说什么来着”的预期主体仅为言者自身，属于“单源预期标记”，并总结其使用条件；其次，分析“我说什么来着”所起到的增强互动性与降低主观性的语用效果。

关键词：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预期主体；互动交际

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是现代汉语口语中的常见表达。请看：

例1 (a) 我说什么来着，咱们肯定能赢！（生活实例）

(b)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晚会已经开始了。（生活实例）

(c) 我说什么来着。你就是一学医的，想象力贫乏。（《北京人在纽约》）

吕为光（2011）首次提出“我说什么来着”为合预期标记，且为责怪义话语标记；朱红、关黑拽（2016）对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进行分类。现有研究对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的功能、类型进行了基础研究。但在预期主体、使用条件与语用效果的分析上仍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本文以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为研究对象，旨在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探究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进行判定，指出其预期主体与使用条件；其二，分析“我说什么来着”的语用效果^[1-2]。

一、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的判定及其预期主体

（一）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的判定

预期指对某事体的预先看法，“是一种与人的认识、观念相联系的抽象世界，通常与一定的社会常规、言谈事件中听说双方的知识状态以及特定的话语语境密切相关”（吴福祥，2004）。当进入语境中的事体的实际情况与预期相符时，预期为合预期，反之则为反预期。请看：

例2 (a) 我害怕是怀了孕，去人民医院做了检查，果然已怀了孕。（《作家文摘》1994）

(b) 但打开他的棺材后发现，吴芮的尸体竟然一点也未腐烂。（倪方六《中国人盗墓史》）

例2 (a) 中，“我”的预期为“自己怀了孕”，“果然”表明医院检查结果说明的确怀了孕；例2 (b) 中，预期为“棺材里的尸体早已腐烂”，“竟然”表明实际情况与预期相反，事实上“尸体保存完好”。前者实际情况与预期相符，话语为合预期信息，后者实际情

况与预期相反，话语信息为反预期。其中，“果然、竟然”这种专门引导听话人注意话语中的合（反）预期的语言结构被称为“合（反）预期标记”。

吕为光（2011）与朱红、关黑拽（2016）认为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为合预期标记，能够提醒听话人注意实际情况与言者预期相符。那么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究竟是不是合预期标记呢，论文接下来对此进行判定。请看：

例3 (a) 松儿大爷一半满意、一半慨叹地说：“我说什么来着？出不了三四年，夏家连块土坯也落不下！应验了吧？”（老舍《柳屯的》）

(b) 老张大声喊道：“我说什么来着，你和她的婚姻长不了的，如今应了我的话了吧？”（吕为光，2011用例）

(c) 许海峰抱怨说：“我说什么来着，雅典奥运会中国射击队的目标是保二争三，可有的媒体就是不信，总以为我是故意打埋伏。”（吕为光，2011用例）

以上言者十分清楚自己曾表达过的观点，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并非因为忘记而进行询问。例3 (a) 中，松儿大爷作为预期主体，曾产生夏家会败落的预期，当下的实际情况为夏家已经破败。例3 (b) 中，老张曾产生听话人婚姻很快会破裂的预期，“应了我的话”表明听话人婚姻的确破裂了。例3 (c) 中，许海峰曾讲过中国射击队的目标，当下中国队的比赛成绩说明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上述三例实际情况与预期相符，因为话语为合预期信息。言者通过“我说什么来着”将实际情况与自己曾表达过的观点联系起来，提醒听话人注意当下实际情况与自己曾经的想法（预期）相符。因此，我们赞同吕为光（2011）与朱红、关黑拽（2016）观点，将其判定为合预期标记^[2-4]。

此外，以上话语分别表现了言者满意、感慨、抱怨的情感，说明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依据不同的语境能够表达言者不同的情感，并非仅表示炫耀（郭娟，2009）与责怪不满（吕为光，2011）。

（二）“我说什么来着”的预期主体

预期主体为话语中所呈现地做出某个预期的主体。

论文认为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的预期主体为言者自身。“我说什么来着”由疑问形式“我说什么来着”发展而来，经过语用推理、推导义固化等语用原则发展为话语标记。该发展过程已经说明“我说什么来着”标注言者的预期为合预期。但部分学者认为“我说什么来着”也能够标注听话人的预期为反预期。观察下列使用情况，论文认为并非如此。请看：

例4（语境：谢廖沙认为当下要换政府，游击队要进城了）

他的推论是那样令人信服，保尔和克利姆卡马上就都同意了。

……

“瞧，我说什么来着？”谢廖沙用胳膊肘从旁边捅了保尔一下。“看见了吧，红蝴蝶结。……”（《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例5（甲、乙偶然碰到，一起聊天）

甲：那小子现在找不到工作，天天发愁。

乙：我说什么来着，当初和他考上大学好找工作，那小子不信非要辍学，现在应验了吧。（生活语料）

例6 我说什么来着，他是个骗子，不要和他来往，你老不信！（生活语料）

以上例子代表了三种情况。例4中，言者的预期为“游击队要进城了”，实际情况为“马上就都同意了”，由此可见言者与听话人的预期相同，言谈双方的预期都为合预期。例5中，言者产生过“他辍学不好找工作”的预期，但当时的听话人“他”对此持否定态度，之后言者并未向乙表达过相关预期。因此，无法判断此时听话人乙对甲预期的态度^[5-6]。

例6中，言者认为“他”是骗子，但听话人对此持否定态度，即听话人认为“他”不是骗子，当下事实情况说明言者的预期为合预期，从中推导出听话人的预期为反预期。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例6这类用法，认为“我说什么来着”的听话人对言者预期总是持怀疑否定的态度为前提，当下言者的预期为合预期，那么与言者观点相反的听话人的预期为反预期。但以上使用情况说明“我说什么来着”仅能够明确标注言者的预期为合预期，属于“单源预期类标记”（郑娟曼，2018）。

（三）“我说什么来着”的使用条件

吕为光（2011）曾提出包含“听话人没有听言者的劝告或要求，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某事”在内的使用条件。该使用条件默认为“我说什么来着”总是在交际双方对事体产生相反预期时使用。但前文分析指出“我说什么来着”使用时，听话人的态度多样，

因此，论文在前人基础上提出了“我说什么来着”的准确使用条件：其一，言者对某事体的发展提出意见、看法；其二，实际情况验证+“我说什么来着”。

言者对某事体的发展提出意见、看法，认为不采纳自己的看法会导致糟糕的结果才出现，之后经过实际情况验证发现事实与预期相符，最后言者使用“我说什么来着”来提醒听话人注意自己的预期为合预期。请看：

例7（a）志国：啊，算是升了吧，局长一把手，我是二把手。

和平：嘿！那就是副局长啦，我说什么来着，你早晚得有这一天……

（b）和平：好嘛，差点儿没挤死我。

志新：我说什么来着？现在这公共交通是成问题。

例7（a）中，和平此前曾认为志国能够升任副局长，当下志国升职的事实与和平的预期相符，和平使用“我说什么来着”提醒志国自己的预期为合预期。例7（b）中，志新此前认为公共交通成问题，但没有向和平表达过相关预期。当下和平的言语表明志新的预期与实际情况相符，志新使用“我说什么来着”来说明预期为合预期^[7-8]。

以上两例不同之处在于言者此前是否向听话人表达过相关预期，因此，本文认同朱红、关黑拽（2016）将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分为“预期回顾型”与“预期植入型”的做法：例7（a）为预期回顾型，例7（b）为预期植入型。例7（a）中，和平曾向志国说过她认为志国会升职，“我说什么来着”属于预期回顾型。此时交际双方都已清楚言者的预期为合预期，无需向言者进行合预期证明，因此，根据“经济原则”可以将起到证明作用的“S”省略。例7（b）中，志新并未向和平说过“公共交通成问题”的看法，通过预期植入型的“我说什么来着”表明现实情况与自己的预期相符。此时听话人借助“S”不仅将言者的预期表达出来，也能够将预期与当下事实联系起来，进而证明预期为合预期，因此，“S”不能省略。

二、“我说什么来着”的语用效果

在对“我说什么来着”的功能、使用条件充分了解后，我们不禁思考为什么日常话语中使用合预期“我说什么来着”呢，即“我说什么来着”的语用效果是什么呢？接下来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增强交际互动性。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主要出现在日常口语对话或是在社交平台中抒发自己观点时，目的是表达言者自己的主观态度以及表现言者在事体认知上的权威身份。同时使用该结构

也要求听话人积极参与当前对话中来,确保交际的顺利进行。而“果然、果真”等合预期标记只是言者单方面陈述事实与预期相符,语句缺乏互动性,不能凸显言者预期主体的权威身份^[9]。

其次,降低言语主观性。中国人在语言上讲究“含蓄之美”,避免直露性评价,“我说什么来着”的使用便能够起到减缓言者强烈情感输出、降低主观性的作用。

“我说什么来着”的使用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言者多带有责怪批评等负面情绪。相比使用直接批评话语,“我说什么来着”促使听话人将预期与事实进行比较,自行发现涉事对象言行的非正当性,减少直接批评等言语带来的冲击力,削弱批评意味,维护预期的涉事对象,主要是听话人的面子,易于听话人接受。请看:

例8(a) 我说什么来着,你又做错了吧。(生活语料)

(b) 跟你说你不听,又做错了吧。(生活语料)

例9(a) 我说什么来着,“多行不义必自毙”,遭报复了吧。(生活语料)

(b) 让你改你不改,这下遭报复了吧,活该。(生活语料)

相比例8(b)、例9(b)使用带有直接批评意味的话语,例8(a)、例9(a)使用“我说什么来着”来标注合预期,使受话人自己发现涉事对象言语的非正当性,从而进行反思性思考,意识到涉事对象(多为受话人自身)的问题,起到警示作用的同时避免了尖锐严厉话语的出现。

第二类,言者带有喜悦、满足等正面积积极情绪。此时言者使用“我说什么来着”一方面向受话人证明自己的预期为合预期,另一方面使受话人回溯涉事主体对预期的否定怀疑的态度,既体现言者的“先见之明”同时,又降低自我夸耀的意味。请看:

例10(a) 男: 昨天我们公司的小李辞职了。

女: 我说什么来着!人家是博士生,不可能在你们那种小公司待下去。(郭娟,2009)

(b) 我说对了,人家才不会在你们公司呢,我看问题可准了,这么多年经验不是白费的。

例10(a)中,女性言者预期为“小李会辞职”,男性言者的话语说明实际情况与预期相符,女性言者使用“我说什么来着”通过“人家是博士生,所以不可能在小公司待下去”这一理由解释了事实如同预期发展的合理性。与后一例相比,例10(a)使受话人将实际情况与预期比较,使男性受话人回顾自己对预期

的怀疑态度,自行发现言者认知上的准确性,不仅达到了彰显言者的先见之明的效果,话语也更加委婉,易于接受^[10]。

三、结语

本文以合预期标记“我说什么来着”为研究对象,在对其进行判定后,指出“我说什么来着”仅标注言者的预期为合预期,在此基础上分析“我说什么来着”的使用条件与语用效果。当前学界对汉语中预期、反预期现象研究广泛且深入,对合预期相关现象关注较少。除“我说什么来着”外,相信汉语语言中仍存在其他形式合预期标记,值得我们继续挖掘。

参考文献:

[1] 陈前瑞.“来着”的发展与主观化[J].中国语文,2005(4):308-319+383.

[2] 谷峰.汉语反预期标记研究述评[J].汉语学习,2014(4):80-87.

[3] 郭娟.现代汉语疑问形式的话语引导标记研究[J].聊城大学学报,2009(1):114-117.

[4] 李冰.“果然”与“果真”的用法考察及对比分析[J].汉语学习,2009(4):100-105.

[5] 吕为光.责怪义话语标记“我说什么来着”[J].汉语学报,2011(3):74-79+96.

[6] 吕为光.现代汉语中由“说”构成的插入语研究[D].天津:南开大学,2012.

[7] 汪敏锋.言者依据和预期信息——谈“吧”的两个语用功能及其形式特征[J].世界汉语教学,2018,32(2):217-228.

[8] 温锁林,刘元虹.从“含蓄原则”看“有+NP”的语义偏移现象[J].汉语学报,2014(1):10-22+95.

[9] 吴福祥.试说“X不比Y·Z”的语用功能[J].中国语文,2004(3):222-231+287.

[10] 郑娟曼.所言预期与所含预期——“我说呢、我说嘛、我说吧”的用法分析[J].中国语文,2018(5):563-574+639.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21年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资助“汉语中正预期的研究”(2021YJSS206)。

作者简介: 李帅楠(1997—),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现代汉语语法。

(作者单位:天津师范大学)